

半世纪岁月留痕

吴哲平敬题



吴孝桢 著

半世紀步履留痕

吳修平敬題



傅喬武的藝術家

闽新出(明)内书(刊)第0383号

半 世 纪 岁 月 留 痕

吴 孝 桢 著

福建省大田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编

大田县均溪镇龙山路3号 邮编366100

大田县印刷厂印刷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字 印数1—1000

内部发行 工本费15.00元

不经风雨 怎见彩虹

《半世纪岁月留痕》序

● 赵家欣

老作家吴孝桢从近50年的新旧作品中，选出诗文百篇，结集《半世纪岁月留痕》出版，嘱为写序。我以为，写序不仅是就书论书，还应体现作者的文品人品，评书容易评人难，是以不大写此类文章。孝桢说：“抗战在永安，胜利在福州，你我都在新闻界，近年又有一定的联系，彼此间互相了解。”这么一来，我推辞不得。好在作者的经历和情怀，在《七十述怀——代序》中已有叙述，作者的文品人品，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作品中有所理解，用不着我多费笔墨，只谈点读后感想，简介文集特色。

孝桢小我12岁，也已年届古稀。战争年代的艰难险阻，动荡岁月的困惑挣扎，劫后余生；欣逢盛世，进入暮年，仍执著于编务和写作。个中甘苦，我是颇有同感的。40年代初，孝桢15岁，他的处女作发表于我主编过的《现代青年》月刊。其后他考入永安《民主报》，是我协助羊枣（杨潮）写社论的进步报纸。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我同样冒着风险，为外地报刊写寄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福州社会的黑暗现象。种种巧合，青年吴孝桢，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岁月流逝，时代风雨染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眉发。对于孝桢这部文集，我是不无感想的。孝桢说，此书选的面广而

杂，有点像杂货摊，不伦不类。我却认为这正是此书的特色。从描叙早岁苦难生活，忧郁情绪的篇什，到宝刀不老，众多获奖的近年作品。纪录着几个历史时期作者的脚印和情思的新旧合集，是文集的一大特色；文章品类多，汇散文、随笔、诗、新闻通讯、游记、人物评介以至科苑小品于一集，丰富多采、各具风韵、文笔生动、引人入胜，是文集的又一特色。

书中各类文章，很多是我所熟悉或曾接触过的人和事。如第一辑中的《鼓浪屿的琴声》、《说老》、《谈校对》；第二辑中的忆念羊枣、郁达夫、许钦文、覃子豪、罗丹；第三辑中的《石钟山游思》、《雨花台凭吊》。读后感到特别亲切。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新闻通讯”中的几篇旧作，如《拆乎建乎“全闽第一楼”》、《福州春暖花红发冬赈》、《禁娼声中的福州私娼》等。经历这段历史的人，记忆犹新。在新中国诞生前，此类具新闻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反映反动政权阴暗面的通讯特写，深为读者所欢迎。今天看来，虽说是明日黄花，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至于“科苑小品”一组文章，是孝桢因避文章贾祸而选择的一种品类，也给读者以知识性、趣味性的美的享受。

孝桢是我省早期的老记者、老作家，只因僻处闽中小县近40年，不为人所熟知。近年来，他耗尽心血，独力主编的《白岩山》期刊，得到省内外文友的支持，成为福建县级文艺刊物中的一朵鲜花。他终于成为迟到的福建作家协会的一员，在大田县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半世纪岁月留痕》得以面世，对此，我感到欣慰。

七十述怀——代序

● 吴孝桢

我于1927年农历正月在香港出生，属兔。在还不懂得“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便随父母回到家乡福州。

我生不逢辰，厄难特多。从襁褓起，自幼多病，靠母爱的精心哺育成活。歌德说：“播弄由天，挣扎由我！”在逆境中的挣扎拼搏成了我一生的全部内容和主题。真说不清这是苍天的“播弄”还是造物的成全。童年少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流亡闽西，连城被炸我在连城，长汀被炸我在长汀，永安被炸我在永安，也许是“灾星伴随”，也许是“福星拱照”，我碰上了，但没被炸着。虽大难不死，但也未见后福，一生坎坷多磨难。八年离乱和饥寒交迫，悲叹，痛苦，徬徨。青年中年，风云变幻，经历了肃反、反右派、“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困惑挣扎，九死一生。饱尝社会动荡的苦难，也印记了时代风雨和人生风雨。

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人生短暂，一晃步入古稀，这岁月之快令人兴“白驹过隙”的慨叹；然而在那艰难时日，在挨整批斗中惴惴然瞻望明日之时，又觉度日如年。从滨海的泉州古城“下放”山区小县，不到“而立”到了偏僻的山乡“扎根”近四十年，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农村这“广阔的天地”。中国人一向把五十岁看作人生的重要阶段，而我的40岁至50岁（1966—1976）正好遇上中国

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苟全性命于这“史无前例”的盛事，惟窃自庆幸而已，岂敢企望人生和事业的什么大作为呢？在劫难顿挫中，只有默以这诗句聊自慰勉：“作结论的，仍将是伟大的生活”。是的，生活毕竟给我做了结论，虽到“日忽忽其将暮”的晚年。皓首白发，苍颜照影，回首前尘，庸庸碌碌，看人看事看世界，似感一片茫然。蔡元培老前辈有叙：“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做错了。”其然此其然乎！

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于50多年前，十几岁开始投稿，处女作《考试周》发表于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现代青年》杂志。40年代考入当时倾向进步的《民主报》，接着受聘担任京沪大报驻榕特约记者，文章散见于连城、长汀、永安、南平、福州、南京、上海各地报纸，从此奠定了自己一生要走的路。朱熹有名言：“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成功之路也”。近代民主主义教育家陶行知也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此二语，我终生奉为座右铭。为人为文，但求真求其实，只要不被封嘴，尽量讲真话实话，鄙弃假话空话，我以我手写我心，算是我为文力图追求的目标吧。辛勤耕耘，终见春华秋实；淡泊守志，老喜收获连年。

感谢组织领导及故旧好友的关心与厚爱，尤其应该感谢县委书记郑国仁同志的大力支持，促使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书名《半世纪岁月留痕》，全是发表过的剪稿。这是朝花夕拾，也是敝帚自珍。内容略分为5辑：一、岁月流痕感慨多；二、歌吟人生最强音；三、江山似锦情无限；四、天地万物凭探索；五、采访走笔写丹青。看似有悖“常规”的

大拼盘，然而杂货纷陈亦有让读者各凭其好各取所需的好处。

解放前，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一名记者，更多的是采访新闻写报道，写特栏专稿。书里选辑属于年代久远的早期作品，而又有文史资料价值的几篇，包括散文随笔和诗，作为“附录”标以写作发表时间，权当作“历史的回音壁”吧，让人们从中看到一个过去的时代和其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也看到一个人在其间的真实感受。这可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却不失保存的价值。犹如太平百姓在安乐的时候追思战乱时的枪炮声，甚至连往昔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也都带点爱恋的意味。粗糙也有朴实在。我那时的写作，只是业余练笔，没有什么成功感。时日如流水，思往仍情深。

解放后，经历过“横扫一切”的洗礼，痴心所系，仍是摇笔杆爬格子，但毕竟心有余悸，故而半路出家地转而钟情科普创作，滑稽地认为改写花草虫鱼与世无争可避“阶级斗争”的上纲上线，不意一炮打响，连连获奖，遂成了“两栖文人”。近几年又偏爱写史写传，人间重晚晴，暮年怀旧忆故人，也是常情吧。写在纸上的史，是社会的浓缩，写在纸上的传，是人生的浓缩，史和传都讲究信，但愿我所追叙记载的这些真话真事，能让人们了解：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历史，这历史中又有过这样的人……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什么是生活？对于我来说，无非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般人”。这“三万”就是生活，就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此外，由于平生爱看戏，又从中悟出：戏即人生，人生即戏，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出戏，否则如何看待自己逆水行舟的沉浮

遭遇？！如今七十岁了将意味着什么？或许该是“知天命”的时候了，但不论这天命如何，一生为文，自得其乐不忍放弃，一如当年孔老夫子自赞：“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际兹《半世纪岁月留痕》出版，想说些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巴金说：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评者说巴金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在语言风格上，不在文字技巧上，而是在灵魂的痛苦。作为一个徘徊于文坛门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历尽了艰辛。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脚印，因为书中多少记录了我的一生逐渐淡去、但情慨犹存的岁月流痕。这是多么饶有意思的！

目 录

不经风雨 怎见彩虹 —— 序

赵家欣

七十述怀 —— 代序

吴孝桢

第一辑：岁月留痕感慨多

1	故乡的玉兰花·····	1
2	鼓浪屿的琴声·····	5
3	怀念战时《民主报》故旧·····	8
4	白杨多悲风 竦竦愁煞人——送别一位女教师·····	13
5	剪剪春雨话武陵·····	18
6	闽西北擂茶风情·····	22
7	哑巴青年·····	25
8	情结邮缘·····	27
9	谈老·····	29
10	再谈老·····	31
11	谈时间·····	34

12	谈校对·····	33
13	杂谈借与债·····	38
14	喜忧参半说文摘·····	40
15	古今名人论计划生育·····	42
16	科盲悲剧与科普冷遇·····	45
17	“南国红豆”与“白脸关公”·····	47
18	《秋思》一出总关情·····	50
19	武则天的功罪与是非·····	53
20	唐明皇与杨贵妃·····	56
21	近无闲言远无横议的高力士·····	58
22	朱熹·丽娘·狐狸洞·····	60
23	钱牧斋轶事·····	62
24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启示·····	63
25	新年试笔·····	65
26	我是一个校对·····	67
27	灯下篇·····	70
28	夜深沉·····	72
29	秋的忧郁·····	73
30	太炎长女之死·····	74
31	一束花的忆念·····	75
32	生之哀歌·····	77
33	绒线衣·····	80
34	初夏夜曲·····	84
35	穷话·····	86
36	谈应酬·····	87
37	《母亲的肖像》·····	89
38	江畔寄相思·····	93

39	“今夜又是好月亮”	96
40	痛疾	98
41	暮	99
42	无言的友情——给炳瑛	100
43	嫠妇吟	102

第二辑：歌吟人生最强音

44	今回首，异曲是否同工？ ——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前后的一些往事...	104
45	瞿秋白的“短暂”与永恒	108
46	诗人·学者·画家·战士 闻一多先生	112
47	郁达夫 殉难50周年祭	118
48	报界谁人不识君——忆羊枣	129
49	妙笔生花八十载 小品补白千万言 ——追念郑逸梅老人	131
50	以笔弯弓的“新闻徽骆驼”张恨水	134
51	燕溪畔忆许钦文	139
52	山城犹忆覃子豪	142
53	魂系鹭岛鄞江——为萨本栋逝世45周年而作	146
54	传奇式的艺术家——记陈庭诗其人其画	152
55	怀念书法家罗丹	155
56	传奇式的学者——独健师周年祭	157
57	萨镇冰二三事	159
58	费孝通与《江村五十年》	162
59	怒向劫灰觅画材 ——萨一佛与“战时永安劫后漫画展”	164

60	悼张霞	166
61	“是真非真画非画” ——记老艺人黄永源和他的纸织画	168
62	故园春梦总依依——记美籍华裔陈雅宁教授	170

第三辑：江山似锦情无限

63	北国纪行 你好呵，松花江	172
	哈尔滨，天鹅项下的珍珠	174
	东陵遐思	176
	轻叩国门兴凯湖	178
	沈阳故宫怀古	181
	镜泊湖情思	183
	旅顺口，永矢不忘甲午风云	185
64	泰山行	188
65	曲阜“三孔”	193
66	神窟仙宅 山海奇观——崂山纪游	195
67	诗韵钟声寒山寺	198
68	石钟山游思	200
69	庐山植物园参观散记	203
70	雨花台凭吊	205

第四辑：天地万物凭探索

71	人类，来自哪茫茫的大海——关于海猿的假说	208
72	大地儿女应怀千岁忧	211

73	地球·人口·土地·····	215
74	神秘的“天外来客” ——参观“世界之最”的吉林陨石·····	217
75	探索星空的奥秘——访问紫金山天文台散记·····	219
76	黄金——“首饰之王”·····	222
77	水，给人们敲响警钟！——“生命之源”纵横谈·····	225
78	森林与人类休戚相关·····	229
79	武松丙寅不打虎·····	233
80	蛇的功与罪·····	236
81	似曾相识燕归来·····	238
82	漫话信鸽飞翔·····	241
83	依依柳絮引来春风无限情·····	243
84	桃红又报一年春·····	246
85	美哉“花中君子”——荷花·····	248
86	独占三秋压群芳的桂花·····	251
87	兰——冰清玉洁素雅端庄·····	253
88	黄花愿坚晚节于岁寒·····	256
89	“年年但道桑麻长，岂知人世有荣华”·····	259
90	武夷船棺·····	262
91	雨花石为什么这么美·····	264
92	纸与文化艺术·····	269
93	漫谈无字碑·····	274
94	竹花·····	276
95	“板块学说”——读地质史引出的思考·····	277
96	镜泊湖抒情·····	281

第五辑：采访走笔写丹青

- 97 戴云山麓的一颗明珠
——记我国第一座碾压混凝土坝…………… 283
- 98 探亲奇遇——兼谈对台胞张先生回乡探亲的感想… 287
- 99 奔驰中的“产房”
——记一名幸运儿在班车上降生…………… 292
- 100 骨肉团聚难忘蓝盾深情…………… 294
- 101 福州的漆器…………… 296
- 102 福州贫民口福不浅 春暖花红放冬赈 …… 299
- 103 拆乎？建乎？“全闽第一楼” …… 303
- 104 没落的福州手工业…………… 306
- 105 禁娼声中的福州私娼…………… 310
- 106 福州市府与妇女会 斗法别纪 …… 313

故 乡 的 玉 兰 花

在花草树木的世界里，我常惦念着北京香山南京栖霞的红叶和榕城的玉兰花树。

爱红叶，是因为读了许多关于红叶的诗，觉得红叶很有诗意，秋来黄栌换装，红叶吐艳，漫山红遍，如火如荼，“霜叶红于二月花”，撩人情思。记得昔日秋游香山、栖霞，也曾拾了几片红叶夹在书页中，尽管年久枯焦终至破碎，但它却是我充满情愫最为珍爱的纪念品，我忘不了当年共看红叶的朋辈，忘不了失落的欢聚之梦，更忘不了借绚丽的朝霞和如血的夕阳寄托思乡之情。

榕城是我久别几十年的家乡，榕城的玉兰花树，印象中总觉得它长得与众不同。特别是老肃威路旧省府一带，绿叶扶疏，终年不凋；一树银花如玉，笑对春日的斜阳，仰望皎洁的明月，和煦的微风飘送着令人陶醉的淡淡清香。想着它，我如痴如梦，遐想翩翩，任凭梦魂插上怀思忆念的翅膀，飞向哪曾被誉为中国的莱茵河、郁达夫笔下“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的浩瀚闽江；飞往哪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榕垣；飞到哪乌塔白塔凌空的故乡。在那里，有我童年天真美丽的憧憬，有我青年时代欢欣坚实的履印，有我终生难忘的友谊和爱情。我爱那寂静的环境、温柔的晚风、沁人的清香。犹忆当年的福州就有“花园市”之称，它北崎仙霞，西耸武夷，山青水秀，遍植荔枝、龙眼，广种榕树、相思树，郁郁葱葱，梅花

盛开之日，桃李也同时怒放。省城到处歌场舞榭，买醉听歌，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但那是“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的年代，真可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那沿街叫唤的卖花女，从娇美的叫卖声中透出含泪的颤音。它还勾起我回想当年周璇的一曲“墙外唤卖花，早晨卖到日西下，大街小巷，不知好花落谁家”的凄婉的歌声。

现在又是玉兰花吐馥扬芬的季节。那朵朵珠莹玉润的花儿，点缀在堆青叠翠的枝叶间，素雅大方，芳香扑鼻，谁个不爱？我久居山城，山城如今也到处盛开玉兰花，我是不该只惦念着家乡榕城的玉兰花。但正如到处有枫树，我为什么只眷恋着香山、栖霞的一片；到处有玉兰花，却不能使我忘怀于榕城的树和花。所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点傻气，是人生的一个谜。

玉兰花俗名白玉兰花，被称为南国之花，两广八闽和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以及云南贵州高原，到处都有它的芳踪，它的最初出生地据说是在马来半岛一带。玉兰花因其“洁白如玉，芳香似兰”而得名，它还有几个很美的别名：应春花、望春花、白缅花、玉树等。它属木兰科含笑属的常绿亚乔木，全世界有十五属二百五十种，我国产十一属一百五十多种，都是芳香花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紫玉兰、广玉兰、山玉兰、木笔、辛夷和厚朴等。玉兰花可用来沏茶，可炼成香精，树皮花蕾和根均可入药。其树高可达十至二十米，每当春夏之交，从叶腋间抽出花蕾，嫩绿色的苞犹如翡翠碧玉簪，待到苞落花出，那饱满狭长的花朵就像蘸满墨水的毛笔，一朵朵朝向蓝天和大地，挥写着崇高圣洁的爱情和人世间的真善美。玉兰花是一种象征着热情、朝气的花卉，它没有娇